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 
第五十五回 獎忠僕王象蓋匍匐謝字 報亡友程嵩淑慷慨延師

這回書先找明王中央眾紳衿進署遞呈，懇恩免解，單單的衙門口候眾人出署。各宅家人亦各持燈籠來接。少時只聽得雲板響亮，暖閣儀門大閃，邊公送紳士到堂口，三揖而別。王中在儀門外接著，爬到地下磕頭，說道：「小的謝眾位爺。」眾人站住，程嵩淑道：「如今也不便看你家大相公，邊老爺似有開恩之意，王中你可略放點心。」王中道：「這事楚結，一定請眾位爺到蕭牆街坐坐。懇眾位恩典，賞小的一个信兒，至日必通臨。小的還有一句話說。」張類村道：「至日必通去。」程嵩淑道：「既然王中有話，天才黃昏，爽快就到土地祠內坐坐，省的到那日，人或不齊，等前等後哩。」婁樸道：「程老伯說的極是。」於是燈籠引著，一齊到了土地祠。大家就在磚炕沿上週列坐下，燈籠取了罩兒，照耀輝煌。王中又磕頭，程嵩淑道：

「近日聽說你在城南種菜園，是你自己願出去，是大相公趕你出去的？」王中道：「是小的言語無道理，觸大相公惱了，自覺安身不住，向城南種菜度日。」程嵩淑道：「如今還該進來。」

你看你出去，如今就弄出賊叛的事，若你在內邊住著，或者不至如此。」王中道：「小的不願意回去。」程嵩淑道：「這宗事你怎麼知道，沿門央人？」王中道：「是大奶奶著人叫小的。」

程嵩淑道：「你如今辦下了這宗事，也便宜進去。到明天眾人一言，進去也極光彩。」王中道：「當初大爺臨終之時，賞了小的鞋鋪一座，菜園一處。列位爺也是知道的。小的想著就中營運，存留個後手，卻萬萬不是為小的衣食。」這句話內滋味，卻照孔耘軒心坎裡打了個掛板兒。原來當日孔耘軒愛女之情，早已把紹聞看到必至饑寒地步。這句話，既服王中見識，又感王中忠懇，忍不住默歎道：「譚孝移真養下一個好忠僕也！」惠養民道：「我舊年在那教學時，這王中嘗勸譚紹聞改過遷善，真正是賢人而隱於下位者。」張類村道：「勸人為善，便是無限功德，此人將來必有好處。」程嵩淑道：「王中這樣好，我們常叫他的名子，口頭也不順便，況且年紀大了。不如咱大家送他一個字兒，何如？」婁樸道：「老伯所見不錯。小姪從來不敢呼他的名子，心內深敬其賢。送個字兒，與小姪甚便。」

程嵩淑道：「他這樣好處，雖古純臣事君，不過如此。我竟與他起個號兒，叫王象蓋何如？」王中跪下道：「小人不敢。」蘇霖臣挽起道：「名副其實。像你這樣好，誰敢輕薄了你。」

程嵩淑道：「自此以後，無論當面背後，有人叫王中者，罰席示懲。」惠養民道：「我當初在他家時，就不曾多叫他王中。」程嵩淑道：「你犯了！罰席，罰席。」惠養民道：「『犯而不校』，何以罰為？」大家微笑，各自散歸。——自此書中但說王象蓋，而不說王中，亦褒賢之深意也。

且說王象蓋送走了眾紳衿，二堂一聲傳喚，譚福兒、夏鼎各摘了口供，催令人當堂取保。夏鼎自有小貂鼠寫了本名「刁卓保領夏鼎，有事傳喚，不致失誤」的領狀，保領去訖。王象蓋也寫了「家人王中保領家主譚紹聞——即譚福兒，有傳呼當堂交明」的領狀領回。

譚紹聞回家到了院中，已是大半夜時候，合家歡喜。譚紹聞說道：「我身上被臭蟲咬壞了，衣服中想必還有藏下的，怕染到家裡。」王氏道：「你脫到院裡，明日細加尋捉，你另換一套罷。」譚紹聞果然脫下，進東樓另換。巫翠姐道：「你一個男子漢大丈夫，買一件圈圈子，就弄下一場官司。像我當閨女時，也不知在花婆手裡，買了幾十串錢東西，也不覺怎的。」

我到明日叫花婆子孟玉樓，與我擠兩件釵釧兒，看怎的！」王氏道：「咱也打造起了，花婆子從來未到過咱家，我從來不認的，何必叫他擠呢？」巫翠姐道：「我前日在家，曾定下孟玉樓的連枝翠鳳，他說同他伙計姚二姐，過幾日就送來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我不是贏的銀子，他白送我，我還不要他哩，吃虧是贏了錢了。」冰梅道：「贏錢還弄出不好的事，不勝不贏他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你管著我麼？」冰梅甚覺赧顏，自引興官去睡。各人亦自歸寢。王象蓋自向馬房中去與鄧祥睡去。

一宿晚景已過。到了次日，王象蓋便說請眾位央情的爺台。

譚紹聞本不願見這幾位前輩，爭乃感情在即，難說過河拆橋，少不得寫了帖子，就叫王象蓋沿門挨送。送完時，說：「諸位爺，都說明日飯後早到。惟惠師爺明日要上滑莊弔紙，他的岳叔死了，事忙不能來。」譚宅備辦酒席，不在話下。及次日巳時初牌，果然程、婁、蘇諸公，陸續俱到。孔耘軒後至，帶了些人情兒，少不得要望望續女巫翠姐。說了不幾句話，譚紹聞陪著也上碧草軒來。敘齒坐下。程嵩淑叫了聲王象蓋，譚紹聞見王中便到面前，茫然不解，眉目間有些愕然。

程嵩淑道：「這是我與盛價送的字兒，緣他一向不亞純臣事主，所以送他個字，叫做王象蓋。昨日在土地祠言明，有人仍呼他的原名，就要罰席。貴老師前日就犯了，所以今日他不敢來，窮措大怕擺席哩。」這紹聞方知象蓋二字來歷。張類村道：「譚世兄台甫，我竟不知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先君字小姪，原起下念修二字。」程嵩淑道：「尊公名以紹聞，必是取『紹聞衣德』之意，字以念修，大約是『念祖修德』意思了。請問老姪，近日所為，何者為念祖，何者為修德？」譚紹聞滿面發紅，俯首不答。蘇霖臣見程嵩淑出言太直，譚紹聞有些支撐不住，急說道：「既往不咎，只講自此以後的事罷。」

譚紹聞道：「小姪一向所為非理，多蒙眾老伯及婁世兄關切，質非牛馬，豈不知愧！但沒個先生課程，此心總是沒約束。時常也到軒上看一兩天書，未免覺得悶悶，或是自動妄念，或是有人牽扯，便不知不覺，又溜下路去。今日與婁世兄相對，當年共筆硯，今日分雲泥，甚覺羞愧。只求眾老伯與婁世兄，為小姪訪一名師，小姪情願對天發誓，痛改前非，力向正途。」一面說著，早已眼淚汪汪。張類村道：「念修所言，亦是肺腑之談。今日即為之打算一個先生，請來唸書。念修年方精壯，何難奮飛，以贖前愆。」程嵩淑便向孔耘軒道：「昨日在府上，所會同年智周萬，我看其人博古通今，年逾五旬，經綸滿腹，誠可為令婿楷模。」孔耘軒道：「智年兄未必能在外處館。他是為他先人一部詩稿未刻，今進省城，與刻字匠人面定價錢。」

昨日說明板式、字樣、圈點，日數不多，即回靈寶。似乎不能強留。」程嵩淑道：「耘老，你莫非有推諉之意麼？」孔耘軒道：「豈有此心。」程嵩淑道：「貴同年前日相會時，他曾說過，願留省城，圖校字便宜些，今日何由知他必歸？總之，今日為念修延師，非為念修也，乃為孝移兄耳。即以延師之事托耘老，也非為姻戚起見，乃為孝移兄當年交情。若不然，這滿城中失教子弟最多，我老程能家家管他麼？象蓋過來，你作速催你的席面，席完，就往孔老爺家，商量請先生的話說。」婁樸道：「譚世兄看程老伯關切之情，幸勿辜負此段深心。」譚紹聞道：「銘感之甚。」程嵩淑道：「只要老姪豎起脊梁，立個不折不磨的志氣，這才算尊翁一個令子，俺們才稱起一個父執。若說口頭感激，也不過是法言必從而已。」

話猶未完，王象蓋已領的德喜、雙慶、鄧祥等，擺桌面，排開酒肴。不多一時，席已完畢。程嵩淑又獨自偏吃了三兪杯。

即同起身，向孔耘軒家來。程嵩淑即叫王象蓋跟著，探個行止的信兒。

到了孔耘軒書室，智周萬臉上掛著近視眼鏡，正在那裡編次序文。見了一起衣冠朋友，慌忙疊起書頁，為禮坐下。程嵩淑與張類村是前日見過的。智周萬方欲動問，程嵩淑道：「此位是敝友蘇霖臣，大草小楷，俱臻絕頂，來日詩稿序文，即著蘇霖老書寫。」智周萬道：「容日便詣府奉懇。」蘇霖臣道：「塗鴉不堪，何敢佛頭上加襪。」程嵩淑道：「你也不必過謙。此位是館陶公公子，新科考廉。」智周萬道：「尚未獲晉謁。」婁樸也致謝：「不敢。」

獻茶已畢，程嵩淑道：「前宣德年間，有個譚公，在貴縣，其德政像是載之邑乘極為詳明。」智周萬道：「弟就在譚公祠左邊住，幼年讀書，及老來授徒，俱在譚公祠內。這丹徒公與先太高祖，是進士同年，所以弟在家中，元旦之日，必備一份香楮，向丹徒公祠內行禮。一來為先世年誼，二來為甘棠遠蔭，三者為弟東髮受書，以及今日瞻依於丹徒公祖豆之地者四十年。」程嵩淑鼓掌大喜道：「快事！快事！」眾人亦含笑不言。

智周萬愕然不知所以，叩其原故，程嵩淑道：「耘翁賢坦，乃譚孝廉公子，即老先生所稱丹徒公之後裔也。青年聰慧非凡。

只因失怙太早，未免為匪類所誘，年來做事不當，弟輩深以為憂。欲為覓一明師，照料讀書，以繼先澤，急切難得其人。今日非敢以殘步相過，實欲懇老先生當此重任，又恐未必俯允。不料即係先生年誼，且先生素與丹徒公俎豆之地朝夕相依。今日弟輩舉此念頭，想亦丹徒公在天之靈，默為啟牖。先生若為首肯，譚孝廉所構讀書精舍，名為碧草軒，地頗幽敞，授徒、校字兩得其便。伏祈老先生鈞裁。」智周萬道：「丹徒公祖貫鎮江，何以後昆乃羈中州？」張類村道：「相傳靈寶公卒於官署，彼時有個幕友照料，暫寄葬祥符，後來置產買業，即家於豫省，傳已五世。此皆弟輩所素聞於孝移兄者。」智周萬道：「明日即奉謁譚世兄，敘此年誼。」程嵩淑道：「不必老先生先施。弟即請譚學生先來稟謁。」智周萬道：「這卻不敢。」程嵩淑道：「王象蓋你速回去，就說我請大相公說話哩。」蘇霖臣挽程嵩淑密言道：「事宜從容，萬一事有不成，不好看像。」程嵩淑道：「事成則為師弟，不成則敘年誼，有何不好看之理？況我明日安陽看親戚，我走了，你們便拘文牽義，做不成一宗事兒。」蘇霖臣點頭道：「是，是。」於是重到坐間。少時，王象蓋跟的譚紹聞來。向前為禮，程嵩淑道：「此便是丹徒公後裔。」智周萬還禮不迭。坐下敘了世次，智周萬乃是譚紹聞世叔，彼此不勝綢繆。程嵩淑道：「譚念修，我想你近日，必然稀到此處，外母上必少了些瞻仰。耘老，你叫令弟陪陪念修，向嫂夫人上邊去稟稟安，咱好與智先生計議一句話。」果然孔纘經引的譚紹聞，去後邊去。程嵩淑道：「智先生請看，譚學生青年偉品，只因所近非人，遂至行止不謹。若先生念年誼世好，許以北面，我輩莫不感荷；若是不允，老先生肯令此美玉不琢，而等之瓦礫乎？至於束金多寡，弟輩另酌，或足備剗半資，也未可知，老先生竟是不必猶豫。」智周萬道：「台諭固好，但弟不堪西席之任。」程嵩淑哈哈笑道：「咱眾人竟代故人謝了允罷。」張類村、蘇霖臣起身為禮，智周萬慌忙答禮。婁樸自以身係後進，待三人行禮畢，亦向前為禮，智周萬亦答了禮。恰好孔纘經陪的譚紹聞回來，程嵩淑道：「令世叔今已成了貴老爺，可虔申弟子之禮，待明日開絳時，可從新執贄叩拜。」譚紹聞遵命向前拜叩，智周萬那裡肯受。程嵩淑笑道：「年世小姪，受業門生，何必過廉。」智周萬隻得受了半禮。

天色將晚，孔耘軒設下晚酌，程嵩淑又快飲一場。各宅家人，打燈籠來接。臨行時，訂上學日期，張類村道：「須擇個吉日。」程嵩淑道：「古人云，『文星所在皆吉』。子弟拜師，本是上吉的，何必更擇？爽快叫譚念修明日把碧草軒灑掃潔淨，智先生把案上堆集的冊頁收拾清白，過此一天，後日即是良辰，事無再更。我明日上安陽去，路上也去了一宗牽掛。」眾人俱各稱善。出門一拱而別。出的文昌巷口，各人分散而去。

這回書關係州牧縣令者不少。作官若不好，後世子孫不敢過其地；漠漠無聞至於百姓忘其姓名，還是好的；還有提其名諱而訕罵及之者，至子孫為之掩耳，豈不令後裔追恨？若是深仁厚澤，百姓們世世感戴，志乘傳之以筆墨，祠廟享之以馨香，則上不負君，下不負民，中不負其所學，豈非吉祥可願之事哉！

丹徒譚公之在靈寶，此其是已。詩曰：

做官從來重循良，澤被生民永不忘；

休說山東棠蔭遠，到今朱邑在桐鄉。